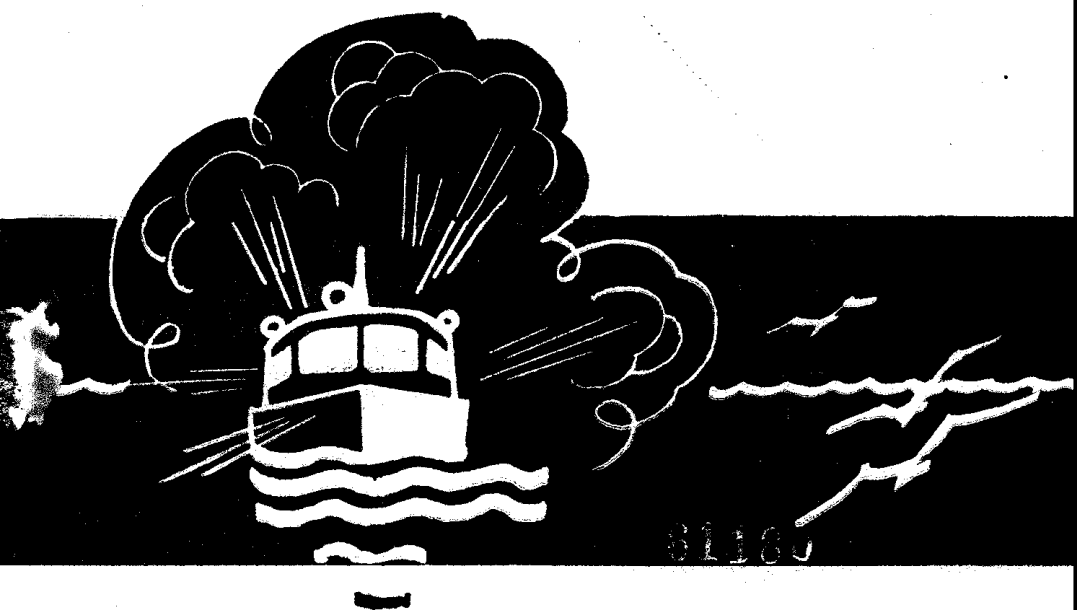


出卖
影子的人

海辛





海 辛

出卖影子的人

出卖影子的人

海 辛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岳阳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插页 160,000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5,400册

书号 10261·631 定价 1.20元

目 录

一	飞来蜢.....	1
二	海光别墅.....	11
三	躲在别墅里的未亡人.....	16
四	参加婚宴的异客.....	20
五	菁怡的心事.....	36
六	身系重任.....	43
七	试映演习片.....	50
八	搬到别墅写剧本.....	55
九	访问屠长年.....	65
一〇	做表小姐跟班.....	74
一一	访问无辜受害者.....	87
一二	望夫山上.....	98
一三	开镜礼.....	105
一四	出卖影子的人.....	117
一五	又去海边石屋.....	126
一六	被淋馊水.....	135

DM 64/08

一七	胭脂老马	150
一八	一朵虚幻的小花	153
一九	人生如戏	159
二〇	海湾喜剧	178
二一	发现石屋快艇	182
二二	去海岛视察	186
二三	秋天的傍晚	192
二四	张家三兄弟	196
二五	复杂的感情	198
二六	在吊车里	204
二七	美丽的离岛海湾	211
二八	浮鹿岛上拍夜戏	218
二九	风雨岬角见绮莲	223
三〇	假局中的假局	235
三一	在沙田的家里	242
三二	放弃寻索	251
三三	妈妈还心愿	257
三四	求婚	265

一 飞来蜢

饿雀忽遇飞来蜢！鲍学文——一个既做电影、电视甘草演员，也兼做编剧的王老五，在家里坐足闷足三个月，也听够老妈妈长气喃喃的唠叨，正要把心一横，丢掉那份干了七八年，自己认为甚有旨趣，且很过瘾的所谓鸡肋演艺差事，跑去做个的士司机，好好歹歹能赚到七八十块钱一天之际，吓，就在他去找那已做了的士司机的甘草演员吴超，请他介绍工作的第二天，竟有个人打电话到沙田石屋来找他拍戏。那人开口就朗声问：

“鲍学文吗？”

“我是鲍学文，你是——”鲍学文却不能一下子凭声音听出对方是谁，但他仍费劲地在搜索记忆：听声调很熟，他是谁呢？

“听不出我的声音吗？哈哈。”那打电话的人仍显得爽快，声音宏亮。

“我那么多朋友熟人，怎能从电话的声音，听出是谁呢？老兄，我正要出门去办事。”鲍学文说，他已经穿好绿色柳条夏恤、米色的确凉西裤，准备出门去找吴超——他今天休假，准在家里。

“哈哈，我够幸运，在你出门之前找到你。”

“究竟是哪一位？”鲍学文提高声调问。

“黎白，跟你合作拍过两部影片的导演。你不会忘记我吧？”耳机里的声音颤得他耳膜怪痒痒的，他只好把听筒稍微从耳朵挪开些。

“黎白导演，我记得你。有什么贵干？”他说，在他脑子里，对这姓黎的导演印象淡淡，所谓合作拍过两部片，只不过派他演个无关重要的角色，比临时演员多点戏份罢了。

“我正在筹备开拍一部巨型影片，想找你老兄帮忙。”黎白在耳机里说。

想到只不过在影片里演几天过场戏，或带肩膀的戏，自己就必须车来车往，早出晚归，晚出早归，老是坐在影棚布景里呆等，等六、七个小时，才轮到自己上镜，却几分钟便完事时，他不再对此道发生兴趣了，宁可去做的士司机，让老妈子高兴高兴；于是他坦然告诉黎白，不再做特约演员了。

黎白高声嚷道：“傻瓜，在我这部新片里你做主角；另外，剧本由你写，我还要你兼任副导演。”

他不敢相信，口讷讷地问：“黎导演……你这样瞧得起小弟？”

黎白说：“如果我找你做三四流角色，只要让剧务通知

你就成，我何必多此一举打电话。一小时后，我开车来接你，怎么样？”

一小时后，鲍学文在沙田大围的路口，等到黎导演把车开来。上车，他仔细瞅视那年纪跟自己差不多，不，或许大两三年的黎白：高瘦个子，戴金边近视眼镜，穿的是金黄色波恤、白西裤、白鞋。等鲍学文在自己身边坐好，黎白继续开车，回头笑笑：

“很久不见你拍戏啦。”

“电影界吹淡风，大明星尚且无戏可拍，何况我等甘草演员？”鲍学文耸耸肩说。

“甘草不能缺，那是中医开药必用之物。”黎白打着哈哈说。

“其实，象我们三十多岁的特约演员也算不得甘草，那群演了几十年戏的老戏骨，才称得上。”

“本港有了两个电视台，甘草演员不愁没戏演。”黎白说。他驾驶车子拐弯，朝倾斜的马路开去。

“但象我们这群年轻甘草，就不如老一辈的命运好。电视台的训练班在大量训练人才，薪金低廉，签合同，听话，好用，连广告片也拍；我们这一群，注定淘汰。事实上，我也打算自我淘汰。”鲍学文无可奈何地耸着双肩说，脸上流露一派悲观的神色。

黎白腾出左手来，轻拍他的胳膊：“不要悲观，甘草味甘要咀嚼，你的机会来啦！”

“机会？我有机会？”鲍学文转脸睨望黎白。

二十分钟后，他们坐在郊区酒店露天茶座里的一把彩色遮阳伞下，西斜的太阳照射不到他们；两杯啤酒放在面前，已给喝了一大半。

黎白打开公事皮箱，取出一张四乘五彩色照片来，交到鲍学文的手上，说：

“你仔细看看。”

他低头审视：一个六十多岁，白发红脸，高个子，穿花夏恤的老头子，和一个穿纯黑袋形裙，胸前系白金项链的少女站在一起；老头子的手搭在她白皙的肩背上。他细看着，黎白问：

“你看出什么特点来吗？”

他再侧脸细看，摇摇头：“我看不出什么。我……”

黎白压低声音说：“照片中的白发红脸富翁，是我的老姐夫；那黑衣少女，是我外甥女。你没看出自己很象那富翁吗？”

“我象他？我，怎么会呢？”鲍学文一再审视那彩照里的富翁，喃喃地说，“除掉浓眉双眼和方脸型，嗯，还有那大鼻子；那双大耳也有点相似，但——”

黎白打断他的话：“够了，够了！我找寻个多月，都没找到比你更相象的人了。”

“我的年纪和他相差一半。”鲍学文说，他拿起杯子喝啤酒。

“一个好演员，根本不把角色的年龄放在眼内。年龄和性格的调和工作，他会做得很好。”黎白说，“在意大利学电影时，我也演过老人。”

“我的头发和脸皮——”

“现代的化妆术日新月异，这个还不容易解决？”黎白说，他笑咪咪地望着鲍学文，“你是吃电影饭的吗？”

“怎么？你叫我扮演这年老的富翁？”他抬脸望着黎导演。

黎白点点头：“对。我找了好些日子，始终找不到适合的人选。吓，昨天，我去戏院看我导演的旧片重映，竟发现你这个叫鲍学文的甘草，太象我老姐夫了！”

“你不是在电话里说——要我演主角的？”鲍学文迟疑地说。

“是主角，真真正正的主角。”黎白竖起大拇指，“我还知道你会写剧本。”

“让一个老头子做主角，不冒险吗？”鲍学文担心地问。

“反正我们用他的钱拍戏，何冒险之有？”黎白摊手耸耸肩。

“你是说他在背后支持拍戏，做监制人？”

黎白神秘地笑了笑：“你可以这样说，但是——”然后打开公事皮箱，取出一份旧日报交给鲍学文。鲍学文读到港闻版上的大字标题——海光号游艇在海峡爆炸 富商张大万与爱女罹难。他读新闻，又仔细看刊登出来的富商和爱女照片，不禁吃惊地问：“他们已死了？”

“死了！在去年夏天。”黎白叹了一口气，“姐姐在我的劝说之下，愿出巨资拍部电影纪念亡夫，希望在秋后上映。”

“你还要我写剧本？”鲍学文拍脸望着黎白。

“如你肯跟我合作，明天和你一起去见姐姐，听她讲讲老姐夫的生平。”黎白说着，从公事皮箱里取出一张五千元支票交到鲍学文的手上，“这是定金；在这部片子拍成以后，你至少可以赚到五六万，我保证。至于照片里的少女角色，我已找到了。”

不错，鲍学文在家里投闲置散那么长一段日子，在职业上，他是一只饿雀。但是黎白找他拍摄一部巨片，由他担当男主角，做编剧，兼副导演，是飞来螭吗？是一只飞来的又肥又可口的银色草螭吗？

他坐在石屋门前的葫芦瓜棚下。晚饭后，阳光在远山消失，炎热，没有风，竹棚的藤叶繁茂，且垂吊着许多嫩绿色的葫芦瓜。他坐在尼龙折椅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研究那张黎导演给他的支票：没有划线的，上面写着五千元，填着“鲍学文”的名字，下边的签名式歪歪斜斜——张黎淑芝。他审视着，根本找不出伪冒的痕迹。数小时之前，他曾走去墟市自己存款的银行，交给那熟悉的女职员看看；关小姐以为他存款，马上替他填表格，他说只让她看看是不是真的罢了。关小姐打着哈哈：“我用四千元现款跟你交换，怎么样？”

真真切确的一张五千元支票，是飞来螭吗？

黎白说，如果他参予工作，就可以从那部纪念性影片中得到五万块钱，或者更多。这样的机会，不是从天外飞来吗？

奇怪，大富翁与心爱的掌珠在游艇爆炸声中死去，且粉身碎骨，连尸体也寻不到；时间已过去一年，那未亡人竟肯听从导演弟弟指冬瓜画葫芦，愿出巨资，拍部电影纪念他们：世界上，竟有如此深情厚意之人！

一个短发，穿啡色自缝夏天套装衫裤的老妇人，站在石屋的窗口对鲍学文说：

“阿文，怎么搞的？吴超刚打电话来，说替你找到一份司机差事，你却推掉！”

“我接到拍戏通知。”鲍学文说。他侧面仔细瞧着支票上“鲍学文”三个字，心想，这三个字，显然是黎白在未见我之前写上去的：他是早已决心找我合作的了！

“你呀，水浸眼眉不知险。读那么多的书，在电影界干那么多年，仍破破烂烂的。最近你在家坐足半个月，人也发霉，该改行啦！人家一张通知，你就那么着迷？”做妈妈的絮絮叨叨起来，“难道做戏，有鬼迷的？”

“妈，我这次可等到机会啦！”鲍学文扬了扬支票。

“人家预支点鸡碎给你，就连找到个司机职位也推掉？”妈妈说，她一脸不以为然的神色。

“妈，这次我要在一部新片里当主角，且做编剧和副导演。喏，这是他们给我的定金。”鲍学文说着站起来，走近窗边，把支票递到房间里去。

做妈妈的接过支票，低头看了看，双眼流露出狐疑的神色，说：“五千块钱？”

“睇大你的老眼看看，这是五千块，我只要存进银行就

成！”鲍学文说，“这只不过是一成定金。”

“阿文，现今社会古灵精怪，五花八门，不要太信赖别人的甘言厚币。”妈妈说，她仍在看那张支票。

“他们请我拍戏和做事，给我合理酬劳，算什么甘言厚币？你根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乱讲一通！”鲍学文说着，拿回妈妈手上的支票。

就在这时候，吴超从石屋门前那条菜园小路走进来；他一边走路，一边高声说：“才三个月没来沙田，一切都变啦！”

鲍学文走出瓜棚，跑到那几棵木瓜树旁迎接从市区来访的好朋友，说道：“白天，这里一片打桩声，泥头车来来往往，尘土飞扬。”

“你们的祖传石屋幸亏躲在山边，才得幸免被铲平之灾！”吴超说。他是个壮硕汉子，身穿花夏恤、深蓝短裤。

“这叫做与世无争嘛！”鲍学文说。

两个好朋友在瓜棚下的椅子上坐下来，吴超开口问鲍学文为何把替他找到的司机职位推掉。他说：“学文，那是做本港著名酒店业富商屠长年儿子的私人司机，他刚在美国结婚，和洋太太回港居住。老子替儿子请个司机，开公费！”

“对不起，吴超，我刚接到一部戏拍。”

“甘草之瘾未断，演员之梦仍未醒？”吴超挖苦地道。

鲍学文坦然地把今天下午忽遇飞来蜢的情况告诉吴超。这个瘾断梦醒的甘草演员惊讶地说：“原来张大万的小舅拉你拍戏纪念遇难的父女，巧呀！那要请个有教养的司机的，

就是跟张大万有生意合作的屠长年。”

“那真太巧了！”鲍学文说。

“那职位薪优，工作时间不长，原本很适合你！”吴超饮着鲍母拿来的清茶。

“可惜，我有甘草瘾，还想发艺术梦。”鲍学文说着哈哈笑，吴超也大笑起来。

天色开始黑下来，石屋门前的街灯放亮。鲍学文的妈妈在屋里切好西瓜，捧到瓜棚下招待客人。做妈妈的，当然希望儿子选择一份正常差事，朝九晚六，或朝八晚六，按月拿薪水，然后好好歹歹娶个老婆，把天窗拉合，不再艺海浮沉，吊儿浪当。她当吴超的面对儿子说：

“你看人家吴超多放得开，说不干就不干。他做的士司机一年多，两个月前结婚；你呢？还是王老五一个！”

最怕听老妈子的絮絮叨叨，特别是在朋友面前，他觉得很烦；他说：“妈，你进屋去，不要噜苏。”

老妈子向吴超说：“吴超，你替我劝劝他吧！”然后，喃喃着走进石屋。吴超在吃西瓜，他问：“去年那宗游艇爆炸案的新闻，你没读过？”

鲍学文也吃着西瓜，红汁从嘴边溅滴而下，答道：“读过。本港骇人听闻的案件多箩箩，当时，我是水过鸭背。”

“我记得当时报上说，那游艇炸得四分五裂，显然是有人做手脚，暗藏烈性炸弹。”吴超说，“但又没有人查得出。”

“下午在茶座，我读过黎白收藏的旧报纸。张大万和张

绮莲都死得惨，连尸体也找不到。”鲍学文说。

吴超陷入回忆里；他吞掉嘴里西瓜，感慨地说：“我对这惨剧比较注意，是因为我妻子咏梅的表哥徐良，也是死于那次游艇爆炸。”

“咏梅的表哥？他在游艇上做什么？”鲍学文睁大眼睛望着吴超，把西瓜皮放到瓜棚下的藤桌上。

“水手。他和船长，还有一个年青水手，都死得惨。他们都做了那富家两父女的陪葬品。咏梅的表哥，跟你一样，与守寡多年的妈妈相依为命。他在那游艇干了两年多。那悲伤的妈妈呀！失掉儿子，等于失掉生活支柱，终日哭哭啼啼，十天病了七天，咏梅时常去看她，帮扶她一下；不是我称许老婆，她真不错呢！”

鲍学文在吃着第二块西瓜：“你来得正好，提供了许多写剧本的材料，过些日子，我还要借咏梅的介绍，见见那不幸的母亲，还有游艇船长。”

吴超说：“我看这案件不简单，听说——，今年秋后，张家要分产啦！”

鲍学文大口地咬着西瓜，然后口齿不清地说：“我只不过受雇拍戏、写剧本，根本与案情无牵涉。”

二 海光别墅

穿灰蓝色猎装的黎白手携公事皮箱，和穿浅绿条纹夏恤、米色西裤的鲍学文从一辆停在红影树下的私家车子里钻出来，黎白举手指向山坡上的一幢三层别墅，说：

“那就是海光别墅。”

鲍学文抬头望去，只见那幢现代化而又甚为雅致的楼房，让茂密的绿林围拥，前边有个向海的大花园，一条两旁长着花草草的水泥路，迂回伸展到坡下铁闸。他们走近闸边，在电眼下按铃。不多久，传来女人低沉的声音：“老六，怎么不开车上来？”

黎白说：“大姐，怕打扰你的宁静，我走路上来好啦！”

“的”一声，铁闸自动打开。当他们跨进去后，铁闸又自动关上；这是闭路电视操纵开关。鲍学文晓得，现时新界许多富宅别墅，都装有这类迎客防盗设备。这海湾山坡上的张宅当然不会例外。他们沿斜坡路往上走。蝉声阵阵，凉风

送来米碎兰和白兰花香。

黎白说：“自从去年发生游艇爆炸惨剧后，我大姐便心灰意冷，躲在这别墅里，念经拜佛——要不是我诸多怂恿，她才不拍这部片。”

鲍学文问：“你有几个兄弟姊妹？”

黎白坦然说：“五个姐姐，我是独一无二的六弟。我的其他三个姐姐在加拿大和美国，她们最大的本领是找到一个富有的丈夫。另一个五姐在香港做教师。”

迂回的水泥路已走完，出现在眼前的是个半月形的向海花园。海风吹得劲，园中花香更浓，鸟唱吱喳。有个穿浅绿T恤、髹布短裤的年青姑娘，和一个少年郎攀在一棵老枇杷树上，采摘刚黄熟的果实，不时发出嘻哈的笑声。见到黎白走来，姑娘和少年在树上高声喊叫：

“六舅父！”

“乖，菁怡和烈烈。”黎白向稍远处的枇杷树挥手，然后，在学文耳边低声说：“我的甥女菁怡，将来就是你的拍档。”

“你是说她演我的女儿？”鲍学文问。他把视线投向那棵枇杷树，仔细凝视那个未来的合作者。

“长得很象她表姐！”黎白说，“我是从她身上触动了灵感，才想到搞这部吃力的影片。”

“她还在读书吗？”学文问。

黎白和鲍学文走到一棵响着“喳喳”蝉声的白兰花树下，他并不急于进入别墅去覓姐姐，于是很有兴致地回答学文的问话：“菁怡去年考不上天学，很想去电视台闯闯，做